聖道語合完

一丑

□ 13
3100

□ 13
3100

聖道合語上下編合帙

3100

家田多門學子

聖道合語

雄風館藏版

聖道合語序

易曰碩果不食夫果實之碩也人不得食之則將有復生焉道德之大也世不能喪之則將有復興焉惟聖人之道辟譬之果樹春秋以後凋傷於戰國顛仆於秦萌蘖於漢而魏晉以來則枝葉花實稍相蕃滋然其形色香味區相變化矣蓋孟軻荀卿當其凋傷之時也相繼而出焉排具害者支其傾者欲起而築之培養惟務也然如天氣之反何哉顛仆極于秦矣然而天氣循至則漢儒長

大正十五年三月廿日寄
奈良生順氏贈

其萌蘖魏晉以來至乎李唐雖生條枚結
果實然其諸儒之所翫味殊形間色異香奇
味幾有誤其正實者也下至乎宋儒乃斬刈
其條枚攘除其花葉而唯將掇其果實也然
其所好又亦奇異而愈失其熟味矣夫果樹之
爲物也苟捨采其花葉而可能結果實乎亦
剝落其果實而可能發花葉乎然則花葉果
實不可偏捐者也道之爲物也亦猶是矣不盡文章
而能致道德乎不致道德而能盡文章乎然則

文章道德不可不相具者也今所謂文章者古聖
賢之典籍是也所謂道德者古聖賢之行事是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由是觀之凡學者之所以爲
本務者唯能盡其典籍之意以能致其行事之
義而已雖然漢魏以降至乎宋儒其所好以翫
味殊形間色異香奇味而鮮獲其正實者矣
雖孟軻荀卿也亦強欲起其傾伏而過乎培養之
殘其本根者猶且有之況徒弄其花色香味者

乎虎之於學也少而藏修於宋儒之理窟旁
遊息於六朝及唐明之詞林長而上涉獵於魏
晉以上之說數下溯遊於我
學流具歷觀於莊列墨韓等之異域然其枝
葉花實極相蕃滋而形色香味區相變化也
則欲摘其花葉而失果實果實而失花葉者有
矣於是乎不拘轂於孟荀以下歷代諸家之說直
就于春秋以上古聖賢之典籍以察于古聖賢
之言行探其本根而摘其花葉掇其果實果
實花葉若與不相失而有所自得焉而後孟
荀以下及乎近世之學流又復觀省之殊形間色
異香奇味幾有誤其正實者乃得判然辨識
之故今植其大者二十株而分其本根以表其花
葉而示其果實若夫條枚有數莖亦緣此二
十株以攀援之則應推知也庶幾使後生集學
學林者不苟眩惑於形色香味乃知彼不食之碩
果將有復生焉此不喪之大道將有復興焉古

者大學有乞言合語曰名之曰聖道合語分爲上下二編
天明八年戊申二月初吉

冢田虎自序

聖道合語目録

上編

學習第一
道德第二
性情第三
天命第四
五常第五
一貫第六
克己第七

明德第八
中庸第九
三重第十
下編
異端第十一
丹商第十二
三仁第十三
泰伯第十四
夷齊第十五
晏子第十六
管仲第十七
湯武第十八
王霸第十九
武備第二十
右凡二十篇

聖道合語上編

日本 信濃 家田虎 學

學習第一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夫人未嘗學則無可習者也苟無可習者則雖有欲時行焉而不知其所則也苟不知其所則也則或殆或煩或敝固障塞而已之所行有不適悅於中心者也書曰不学墻面莅事惟煩又曰学于古訓乃有獲孔子曰思而不学則殆又曰學則不固故学而時習之則行有所則而無殆無煩事皆獲具其義而所修開通焉則中心適悅也

所謂学者學道之謂也所謂道者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先王聖人之所以爲訓是也其爲道也始乎孝於父母終乎仁於萬民惟孝於父母而仁於萬民具終始必有教焉傳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是詩書禮樂也者先王之所以脩道而教天下使人知所則者也中庸曰脩道之謂教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然則学道者不可不必由其教也由教者不可不必志其道此不道即教不教即道然非道則無教所建非教則無道所則是故道與教合而所以学也

学之有二曰見也聞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多見闕殆愼行其餘何見何聞聞見亦各有二曰書也人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如斯者就人而學也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如斯者讀書而学也孔子謂夏殷禮曰文獻不足則吾能徵之文謂書策也獻賢也此雖或讀書而学也雖或就人而学也不爲時習之則所学終閑也既学而時習之則所学益明也所謂習者躬常德行其所学之曰曰習也易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此之謂也書曰習與性成孔子曰習慣如自然皆言常服行其所聞見而事孰於身也

孔蔵與宓子賤偕仕孔子曰自汝之仕何得何失孔蔵對曰王事若讌学焉得習孔子不悦子賤對曰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学益明也孔子嘆然曰君子哉若人是亦可以見焉故曰習者服行異所学之謂也而其習之也當如之何曰事君長之時則随所学而行忠順也凡脩身齊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随其所学而時々習之也爾皆如是矣説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此之謂也夫人未嘗學也則欲能事父兄則欲能事君長然不知所則焉則焉則或殆或煩蔽固障

塞而已之所行有不適悦於中心者也故曰学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是此之一言足以盡学問之道矣蓋以下論語篇首者斯篇輯者之微意也矣而漢魏以降至宇趙宋説論語者皆似未得学與習之義而多不暁此語意徒訓詁文字窮數墨美我理者乃不亦証焉乎顧皆失学問之道也其詳則論語群疑考異之夫中間聖人之邦而猶然矣而知於我東方乎特近世曲学之徒或有自棄古学謂知古文辞而好觀先儒者而観其所著作乃未知有道之在焉或參博覽多識或負口才辞藻若不驕傲滿假

則便辟佞媚猶且嘵嘵然曰禮樂禮樂然豈自其口出
乎耳而爾未嘗識禮樂也輒取諸具體
以設講張之說而矯誣聖言則固非古字言文辭亦不
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彼不為脩其德
行而雖如其辯言何聽當如禮樂何而角之捨之以知字
讀書女瞷睨人者甚多有乎是則篤聖經謂道非吾
所能而徂徠六朝及唐明之文人唯詩文之務以衒於
流俗以此為家業者豈不聖門之大罪人乎孔子曰鄉原
德之賊也孟子謂之曰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故曰德之賊也其惟鄉原乎其似忠信廉潔而衆
悅之則未敢太甚害於聖人惡之者乃足亦亂德也
況僭窃竊儒者學者名而實不思學問之過輒出女作放
蕩浮華之說強使為人子弟者喜學以亂敗道信
者乎悲夫距聖人之世若此其遠也亂聖人之道若此
甚也遂至乎使後生失学問之道也孔子曰出則事公卿
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孔門所謂学者應以見焉學則宜擧而加曰學者人爲補曰學者狀其庸行未能如是則非學者也雖乃讀書如丘陵又奚以爲故吾黨之子苟不以心學問之道學而時習之可也其雖能學之而不時習之乃亦坐乎牆面矣哉

○道德第二

道有天之道有地之道有人之道聖人之道天地之道自然而有焉聖人之道乃非自然有之亦非枉撓作爲之因人情之立之道也所謂道者猶道路所由以往来通達之名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人之道配之天地陰陽剛柔以言分之則雖之曰仁與義然細分之則爲君有君之道爲臣有臣之道爲父有父之道爲子有子之道爲兄弟有兄弟之道爲夫婦有夫婦之道爲朋友有朋友之道又爲王侯大夫士農工商賈各有其道而皆所由以往来通達總之曰人之道也而學者所謂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乃人之道也雖乃人之道也亦旦非農工商賈之道聖王之所以治天下国家者

而士大夫以上之道也夫聖王之所以治天下國家者其道不過於三事所謂正德利用厚生也然上古之時穴居野處與禽獸同羣飲其血茹其毛未有宮室以居之未有火化以熟之未有麻絲以衣之當是時也雖有聖人特假其用不利其生不厚故軒轅以前乃其事業不可得而詳焉及乎飽食煖衣則有可愛之性欲者亦有可惡之心者而其民將荒淫當是時乎聖人復興其德不正故堯舜以後乃其事業以正德爲先務也故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正德之事興於唐虞而成於周而後人道大備矣

然唐虞之時猶有洪水之災則禹平水土稷降播種復有勸於利厚焉而至乎後世乃人民貪譎之而不復待其教也故孔子之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及乎其討論墳典則斷自唐虞以下以爲人道軌範也是以楚人遲請學稼圃乃斥之以爲小人也是故学者所謂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乃人之道也雖乃人之道也亦是非農工商賈之道乃是士大夫以上之道而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也而其所以治天下国家者乃在王侯大夫士自正其德以正人民之德也而其人民之德自有三綱五典五倫之分在焉則其人倫之際將必有所由入

往来通達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戸何莫由斯道也惟人而有情有欲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商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乱惟天生聰明時乂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然則人倫之際將必有所由以往来通達焉然亦且有感物之情欲則亦將必有所由以往来不窒塞焉故音聖人以其聰明觀察人之性情分其所當通達與其所當由之道也堯典曰不窒塞因以設教而使天下之人皆由其當由之道也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是聖人之道非枉撓造作者也人之性情固別於禽獸苟去其所當由不窒塞而由其所當通達則皆當安者也孔子曰凡貼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非意之必知其情從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為之是故堯以其欽明文思之德因人民之性情而安其當安者也孔子曰不責民之所不為不強民之所不能又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言因其有嚴親之情而教以敬之道因其有親親之情而教以愛之道也凡聖人之道孝慈友弟仁恵忠信恭寛辞讓之屬皆因其性情以設之教制禮義以行政刑以道達之每々如是矣

記曰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和之道五常之行而此道也非隨其性情而自然有之也亦非違其性情而枉撓作之也道之於性情猶道路之於山野也今夫達四海之道路斬山川原野而自然有之也亦非違山川原野而穿鑿作之也昔人仍山川原野而觀其平坦與其艱嶮復而分之以爲道路復制之以里數郵驛舟梁以導達之也然後往來不輟則道路愈廣博而能通於四海若往來不由則道路漸狹隘而蓁茅塞焉故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以此謂之道之於性情猶道路之於山野

而禮義政刑猶里數郵驛也然後人能行之則道從而弘人不能行之則道終不顯孟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其亦此之謂也然民性多情欲且以事營利在上之人非執之禮義政刑以節道導達之則不得由心當由之道也故孔子曰君子涖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此謂之學者所謂道者雖乃人之道也亦且非農工商賈之道乃是士大夫以上之道而所以道達民情者也是故士大夫以上之人苟履聖王之跡而能導達之則天下之人民皆自原

其性情而欲去其所當往来通達焉

性情第三

論人性之善惡先王之道無有也孔子亦不言也自孟軻荀卿之說出焉學者初生議論焉孟子則曰性善荀子則曰性惡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揚雄謂性善惡混王充謂定有善有惡韓愈謂性有三品近世又有謂性人人別者焉皆成其可言之理而各持其說也今未遑辨知其得失焉且將問之於聖

教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文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之相者彼此互之辭也近者殆當至其地之言也然則人之性初非人人異也亦非人人同也其所以受于天乃人人相近者也若人人常異則不可得謂相近也若人人常同亦不可得謂相近也所謂相近者彼性殆當至乎此性此性殆當至乎彼性又其有彼此可相遷移之理故曰相近也又其相近故能移乎其所習能移乎其所習則仍異亦爲同仍同亦爲異而此之所習與彼之所習其所習之事相背則相近之性又以爲相遠故曰習相遠也辟如家之鄰陳家近乎西家西家

近乎東家是相近也又其相近故西家之人自當至東家東家之人自當至西家若西家之人遷乎西東家之人遷乎東則相近之家又次焉為相遠也君陳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是故農之子自幼習於農則性與農成凡為君子為小人為善人為不善人亦因其自幼習也皆如是矣太甲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召誥曰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管子曰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孔子曰少成則若性習慣若自然也又曰有教無類經傳皆一致而已其不啻自幼習焉

雖成焉也亦有能化於習也如太甲之不義雖習與性成然且因伊尹之訓以能思念則亦終其允德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管子曰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晏子曰遷風移俗嗜欲移性孔子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此孔子以上古聖賢之言皆是也皆人具性相近故能移其所習也假令人有性善之理使其習於善則化惡則化而為惡也假令人有性惡之理使其習於善則化

而為善也是以聖人之道不責人之性而專責人之習也然則於性上將必論其善惡者乃知皆無益之論也若夫人之有剛柔強弱智愚敏鈍乃是氣質之不同也蓋天地之道陰陽消息四時有常然風雨露霜朦寒熱冷煖時日而有清濁乃是其氣之變也是故天之所與者然因其所稟之氣而其質不同也斯其氣質雖乃不同也然剛強敏智之人具性未可以為善也柔弱愚鈍之人具性未可以為惡也雖剛強敏智之質也皆能移之習而則可以為善則可以為惡比

不唯其性移於習而其氣質亦有移於習也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以此觀之氣質之不同亦常百倍於人以服習之則將其質有相移也今夫猫之取鼠狗之吠異人乃其性所同然也然取鼠有巧拙吠異人有緩急斯其氣質之不同也猫之取鼠狗之吠異人雖固其天性也亦使之自其初生書而習之則猫有不取鼠之猫有不吠異人之狗也近市上使猫與鼠嬉戲吠當路人之觀者有弓弓嘗視之愈知有教之在五弓但人之性雖可以習

於善亦可以習於不善者也然具有逆順焉人而習於善乃惟性之所以順而習於不善乃惟性之所以逆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順也左氏傳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因是察之人性作善者則天降之百祥者以順其命也作不善則天降之百殃者以逆其命也是以先王制之禮義設之政刑導之以使人順其性命也但人之性雖非固有善惡之分然至乎其情乃有七情之在焉而有愛憎好惡之分亦有是非取捨之辨故能教道之則順其性而正其情將以習於善也不能教道之則逆其性而邪其情將以習於不善也故孔子曰君子治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易其情然後民乃從命矣然則人之性當皆移於習者明矣若夫不移於習乃是非常之人而已故又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唯者簡別之辭上知即聖人是也下愚即蒙昧不辨數麥者也大凡人

之性當皆遷於習而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性不遷於習此二者非常之人也除此而外皆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以聖人之道不責人之性而專責人之習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而孟荀以来多出于聖人意外而將必於性上立論者乃知皆無益之論也

天命第四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知命知天命也何謂天命孔子曰分於一謂之性所謂道者謂天之

道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人分於陰陽交易之道而名得其象形於天爲男女剛柔之性謂之天命也所以謂之天命者猶人君之命於群臣以分其官職焉天之賦與於人人以受天命以生則具性分之謂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夫人既受天命以生則具性分之所得爲自爲天子爲諸侯爲大夫士爲農工商賈又具爲君臣爲父子爲兄弟爲夫婦爲朋友爲貴賤爲富吉凶禍福死生存亡壽夭窮達榮辱無不一天命也皐陶謨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

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悉亦其命無
常因其人之行跡而天復有從而革命者也商書曰惟
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天
難諶命靡常周書曰天命不易天難諶又曰惟命不
于常大雅曰天命靡常帝又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凡經
典謂命無常者不可勝數焉今且徵其二三而已比因
其人之行跡而天復有從而革命者猶人君之命於群
臣從其始不幽明而復有中改之也舜生為鰥夫丹
朱生為元子是其天命也舜順其命而成玄德丹朱逆
其命而成奸德則黜丹朱中改之也舜生為諸侯是其天命也桀紂生為天子湯武生為
桀紂所滅亡者亦是天之命也桀紂自失其天職而積惡虐湯武自守其天職而積德義則
復使湯武興起以代桀紂又曰商罪貫盈天命誅
之微子之命曰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又曰商
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多方曰天惟時求民
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勑有夏如是之類經文
不可勝數焉又非唯天位而爾凡為人君者能敬有德

官有缺寬仁於治人民爲人臣者能守其官能奉其職忠信
於事王侯亦卽是天之所爲而非其君臣之所爲也故曰
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卽皐陶謨曰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然則人君之命於臣人臣之受於君以黜陟
其官爵增減其穀祿亦卽是天之命而受於天也若夫爲
人君者爵及惡德官及私昵驕侈以虐人民爲人臣者
悖其官爵貪其利祿佞諛以欺王侯乃是君臣皆失
天職者而君之命於臣臣之受於君苟有黜陟增減焉
然是非天之命而非受於天也其苟非天之命而非受於

天也則雖榮達也不足恃焉雖厄窮也不足患焉故孔子
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
且貴於我如浮雲記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
幸唯是天與德於我者也故義我而富貴乃是天之所以與焉
而得長守之不義我而富貴乃是天之所以不與焉焉而修德
之亦脩畏之商書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周書曰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天不可不明厥德大雅曰宣昭
義問有虞殷自天命人之謀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老
子亦有此言然則非天之命而非受於天也則所以事君之

命於臣臣之受於君者或善人而遇禍難不善人而遇
幸福然天復有從而改命焉所以榮辱之者如非在其
當身則必在其子孫也今夫或爲善而福祥不至焉或
爲不善而禍害不至焉乃由其未積焉耳易曰善不積不
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以此觀之貴賤貧富吉
凶禍福死生存亡豈可矣窮達固有初稟之命在焉然其
命無常因其人之行迹而天復有從而改命者也而後世說
命者皆以爲遍有行善而得福行不善而得禍者疑惑而
三說者多以誤聖人之教矣孟子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

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後儒或因此言以持正命非心命之
說然我未知其說是也泰誓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然
則福於善禍於不善俱是天之顯道而其正命也此獨賞可
賞罰可罰俱是人君之正道也豈得謂賞可賞者正而罰可
罰者非乎趙岐曰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
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或曰正命者謂本稟之
自得吉也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
到也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遂遭於外而得凶禍
也王充駁此三命之說曰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

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其論亦成理焉然以余觀之凡如此等說皆聖人之所未嘗言焉而無益於教矣具從此等說則天命有常也凡經典稱命者皆謂其無常以爲教也所以爲教者凡人之貴賤貧富吉凶禍福死生存亡壽夭窮達固有其初稟之命存焉然亦其命無常因其人之行迹而天復有從而改命焉曰則順其初稟之命而修其行事以俟命之復至也已而後或因其行之善惡以有其當身受改命者也或不因其行之善惡以有其當身遂初稟之命者也然其當身遂初稟之命者亦旦有積善者則改命在身後而子孫將蒙得其福焉有積不善者則亦改命在身後而子孫將蒙得其禍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今來古往因父祖之德義以成子孫之榮因父祖之邪惡以貽子孫之辱其事不可勝徵焉斯經典謂命無常而所以爲教也故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又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又曰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皆是也由之命之無常而唯

自修其行以俟命之復至而已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是以不知命則王侯大夫士庶人擧不安於其性分之所得鳥將有不奉其天職者乎

五常第五

五常者何也曰父母兄弟子之道之曰五常也舜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典常也孔傳云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孔氏何以知此五也左氏傳曰舜臣堯擧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四干外成而引此舜典以爲違教也是也舜典又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大禹謨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皐陶謨曰勅我五典五惇哉夏書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泰誓曰紂侮五常荒怠弗敬武成曰重民五教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皆謂父母兄弟子之五也此五何以謂之常康誥曰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厎豬子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傳曰子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乱乃疾此謂之父母兄弟子五者天之所以賦與于人物人受命於

天ニ受テ生ズル則固有ル此五者而父能ク義母能ク慈兄能ク友弟能ク悌子能ク孝乃是天地之經誼而人之常行也故謂之五常ト也商書曰若有恒性克紹厥猷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曰恒曰彝皆謂此五常ヲ也又名之曰中庸ト其說詳於下篇而後世謂五常則以為仁義禮智信ト以仁義禮智信ト知ヲ言人為ニ五常出乎何經傳ヲ哥古未之有也且其為物也不類ヒ矣所謂仁智與信乃人人所以自修之道而非聖人之所以制作哥不學之人或亦為之也禮ト與義乃聖人所以修道之教而非人人之所以自為哥不學之人則無能之也何以謂之

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ト此所謂學者學禮義ヲ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ヵ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然則如仁智與信乃人人所以自修焉而不學之前或既有為之者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ヒ禮ヲ制事ス禮ヲ制心此禮與義乃聖人之所以制作哥而不學之前未有能之者也是其為物也固不類ヒ矣而後世謂五常則以為仁義禮智信ト何也曰孔子沒而先王之道

隆七十子泯而孔子之教乖詩書禮樂能壞而左道邪
說蜂起於是乎又有仁義禮智四直指行於人心者蓋
基乎子思成乎孟子也秪是救時之術也已具所以因
仍者曰余孟子斷辨之先王之訓孔子之教仁義並說
者猶鳥鮮矣況仁義禮智並言者乎至乎孟子職而說
此四然未亦並信以為五也而後戰國之時五行之說隆
興焉及乎漢儒也遂並仁義禮智與信以配之水火木
金土以為性之德也夫聖人之道最顯于秦漸萌于
蘗于漢則後學者不思尋流窮源東漢之

降謂道則仁義謂五常則仁義禮智信謂仁義禮智信為五常也然仁義禮智信為儒者
未之有也所謂常者無貴賤無貧富無古今無遠近
無君子無細民以人而可固有之行故謂之常也今此父母
兄弟子五者人受命于天以生則是性之常而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者人情之所以直而人皆不可以不由
之行也故謂之五常也若夫君臣長幼朋友夫婦之道皆
此之推而治天下國家之道亦由此生也故記曰君子不出家
而成教於国者所以事長也慈者

所以使衆也孔子曰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又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惟此父母兄弟子之道天之所賦與而人情之直也則人之所以生存焉在面此情自故曰人之生也直固之生也幸而免是以古昔聖帝明王設司徒之職建典樂之官因人情之直而敷五教於天下天下之人民舉順五常而莫有不直此道者焉故曰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而自周室之衰政教頽敗風俗流污先王之道變爲儒者之道

後漢而下乃設不近人情之術數以至于今五字漢儒而謂五常則以爲仁義禮智之名之不學問者乃徒謂儒者之常言而有位無位莫有能行之者是以俗士大夫終以爲儒者之道則儒者之道也國家之政則國家之政也而其儒者也者并多自以爲我儒者也彼公侯大夫士是故在位之人不念施五教於有政儒者亦不能論五教於子房是雖曰學問者也猶或有不孝不忠者焉皆是失五常之爲五常也近在又有排斥先儒而不用五常之說者焉然其辭云蓋五常出周書今不知其解嗚呼

固矣哉典謨以來曰五典曰五品曰五行曰五教曰五常皆
以父母兄弟子之五爲言政治之本者唐虞三代之明訓而
舜禹康誥及左氏之所傳不外乎五常自負博覽多識猥自謂學者然似未能讀
經傳者乃甘心於笑之也其在位之人能踐先王之迹而不慣
後世之謬乖亂五常以爲施諸有政乃
国家具永矣予于休

一貫第六

孔子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謂子貢曰吾一

以貫之吾道者先王之道也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故
親之曰吾道所謂一者何也曰仁也仁者何也傳曰蓋先王安天下之道三
謂之仁是也何以知所謂一者仁也蓋先王安天下之道三
綱五典五倫九經如此之屬莫不寓其教各殊然其
要皆蓋我以豐功於人者而孝弟亦依於仁忠順亦依
於仁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盡莫不依於仁
也故曰忠於道據於德依於仁凡人之不孝不友不慈不
忠事皆不善而邦家不寧者人人唯爲己謀而不思
義之由也所謂仁也者合爲人謀而不悖義之道也則人

人苟且之間猶能志於仁矣無惡也此非其當無惡也已苟志於仁而不去焉則行事皆無不善也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非其當無惡也已苟志於仁而不去焉則其餘之道德不待勉強焉孝弟亦自至焉故又語顔淵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此君子之道始於孝父母終於慈萬民一在乎不乖戾義而仁以貫之也總有孝慈之心而不知仁以貫之則如申生之孝如子産之愛其行不協于義是匹夫之孝婦人之慈而無為君子也惟造次顛沛終食之頃其志不去行而後成君子名也

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亦於仁之謂也已故知聖人之道仁以貫之也然則曾子答門人何焉不曰之仁而已而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乎曰曾子之言忠如而已余知一者仁也所謂忠者為人謀事以自納其事而盡己之中心也如者施事於人反推之己而如己之心之所好惡也此是忠如者為仁之方也何知之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此取於己之所欲以辟諸人而立人達人者即是忠如也故知忠如者仁之方也夫仁道

至大雖欲蓄我豐幼而如無一物可靠也則学者隕乎行之然常以忠恕爲方則事不乖我而當漸爲功也顔子曰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子思曰忠恕去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無近焉皆可以見焉雖然曾子不直曰之行也而以其方答門人者何也曰是固孔子之教誨而爾何以謂之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斯其終身可行之一言與一以貫之一豈其二也哉仲弓問仁則亦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見之其

所一以貫之者仁而欲措之行事乃以忠恕矣其方固孔子之教誨而爾而後儒不曉焉或以一理一心解之者皆鑿空空也已且至乎平謂語顔子以行言語子貢以知言聖人之所未曾言而未亦得忠恕之所以爲仁之方也則乃極知宋儒之妄也近世我東方学者或有以一爲仁者然觀其爲說禾知仁之所以爲仁矣或以爲慈愛之德或以爲長人安民之德各禾服膺仁之爲物而爲朦朧之解也亦猶隔靴搔痒矣夫仁之爲物也謂愛之理心之德固非也謂慈愛之德亦非也謂長人安民之德

亦愈非也其為物也當其義之豐功之名而得之身則名之德措之行事則名之道其詳如聖道雜物非之矣凡士君子不識仁之為物也則不能一以貫之不能一以貫之則修己而不修安人而不安行孝弟而非孝弟也行忠信而非忠信也或以不違父母之命為孝矣或以委身於君為忠矣然仁道至大如無一物可執也則士君子欲以此貫之未知如何斯義如何斯豐功也然能以忠恕為方而人倫之際皆職之由焉則不覺將依於仁也矣後在学者莫以貫之志復莫以忠如心為方之行而雖

博學於文也然其所學慣焉孜心擧不過乎為己計而已

克己第七

仁之為道也自王侯至庶人隨分而行之猶孝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等守差也而在上之仁其術雖多端也其至要者莫大乎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左氏傳曰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哉哉克治也猶書剛克柔克易子克家詩飲酒溫克皆克治之謂也復反復也復禮者言視聽言動皆反復行諸禮以不為物所

奪也管子所謂蒼食復禮亦言反復朝之禮也此其復禮者卽所克己也蓋人事不過視聽言動而此四者咸有禮之在焉苟不其禮制之則視爲色所奪聽爲聲所奪言則易輕謾動則易放縱遂乃三風十愆莫所不爲焉至以殘害人民伊訓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故有國家者克己復禮乃所遠喪亡而保其人民也仲虺之誥曰以至我制事之禮制心若夫放縱貪欲而莫之制則雖有禮義法度在焉亦無如之何也大甲曰欲敗度縱敗禮是以顏淵問其目則曰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其餘如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則上交下接莫不得其道所以使人民安息也凡有國家者使人民安息乃仁也使人民疾苦乃不仁也其上淫樂奢汰而財用無節賦斂急則其下疾苦曰生焉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此謂上貪殘而百姓困病也又曰不解于位民之所賢此謂上恭儉則民安息也故在上之人視聽

言動咸及復諸禮以克治其身乃所以損己益下而人民自安息也斯不敢務施惠不敢勞智力自蓄我豐功之道而仁莫大焉凡在上之人一日之所為苟皆下達也速矣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通者乎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是故一日克己復禮則不傷財不害民而天下歸仁百姓化德而國家實殷富也堯典曰允恭克讓孔子曰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舜典曰溫恭允塞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皆是克己復禮之謂也蓋唐虞三代之仁其要唯在克己復禮而已矣約曰寡之不仁其歸唯在縱己悖禮故在上之仁其術雖多端也其至要者莫大乎克己復禮先王之道孔子之教千變萬化不外於此矣而孔門回稱顏子以為王佐之才故孔子語之以在上之仁曰天下歸仁焉克己復禮非謂唯在上之事而不在下之所行也雖匹庶人也慎身節用以養父母保妻子斯所以克己復禮而克己復禮

之ヲ天下ニ則天下歸仁行ニ之ヲ邦國ニ則邦國歸仁行ニ之ヲ室家ニ則
室家歸仁之道也是ヲ以顏淵陋巷之處士而所ノ以ヲ曰事此
語ヲ者非ニ敢テ有ニ意ニ乎天下ニ也但欲ニ其視聽言動莫ニ以テ非禮ヲ
而已而後世說者固失ニ於仁之為ニ物則未ニ曉ヲ克己復禮為
仁ト矣多ク為ニ纏繞之說ヲ狀ニ皆未ニ自ヲ昭昭ニ而以テ其昏昏使
人昏昏ヲ也是則曰非謂ニ克己復禮卽仁也欲ニ行ニ安民之道ヲ
必先ツ約ニ身ヲ於禮ニ而後可ニ得ヲ而行ニ也夫顏淵問ニ仁ヲ孔子答ニ
曰克己ヲ復禮ニ為ト仁ト古氏傳亦明ニ曰克己ヲ復ニ禮ニ仁也此非ニ
謂ニ克己復禮ニ卽仁ト而何ヲ而己不ニ能ニ自ヲ通曉ニ焉則謂ニ非ニ謂ニ
之ヲ卽仁ト也者亦何ニ為ヲ其ニ誣ニ罔ニ也耳所ニ謂安民之道莫ニ大ニ乎
克己復禮非ニ克己復禮卽仁而又何ヲ謂ニ安民之道ト也其諸
說之得失曲出ニ於ニ論語群疑考ニ後在ニ在上之人或些ニ有ニ仁
恵之心ニ而雖ニ役ニ其智力ヲ狀ニ事至ニ煩碎ニ耳而下民未ニ能被ニ
其澤ヲ者皆不ニ自ヲ得ニ克己復禮之為ニ仁也今夫在上之人視
聽言動反復諸禮ニ而日能ク克ニ治ニ己ヲ則下民亦未ニ得ニ敢テ不ニ
愼ニ自ヲ節ニ用ヲ上下與ニ如ニ是ト也則倉廩常ニ盈ヲ而民足ニ衣食ニ
食ニ則不ニ得ニ不ニ輸ニ租稅ニ歛ヲ省ニ徭役ヲ也民足ニ衣
倉廩常盈則不得不綾ニ穆ニ
食ニ則不得不ニ輸ニ租稅ニ歛ヲ省ニ徭役ヲ也民足ニ衣

謂天下歸仁焉者非天下歸懷其上之仁德之謂也天下之民相與歸向仁道之謂也故論語曰歸仁而不曰歸其仁諸註皆加其字非也

明德第八

明德者何也蓋其為言有二焉一曰昭明之德也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詩曰予懷明德如此之類是也二曰顯明其德也書曰明德惟馨詩曰敬明其德如此之類是也魚頌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此上句明明之明也下句顯明之明也易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此言顯明其昭明也所謂明德記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昭明之德稱之明德者如何德也曰是謂人君之至德也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非人君而何所謂至德要道記所謂止至善皆是而已論語所謂泰伯之至德周之至德亦不過具得父子君臣道稱之也而說者多失其解詳於下篇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亦可以見焉而此德若在下則不得稱之明德或曰盛德或曰大德或曰玄德是通稱之也舜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此舜之聖德亦猶在下也則稱之玄德及其為天子也則稱之

明德也凡經傳言明者皆以己之德而言之也書及詩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此亦上者謂天子下者謂諸侯雖乃曰在下非臣下之謂也他若聰明之稱亦皆以君之稱也已經傳不可勝徵焉曰虞舜典序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乃以下其可為人君之德史臣追稱之辭而已故有明王明君之稱而未有明臣明民之稱也所謂明者猶日月之光明在天而昭臨於地人君之德在民上而照臨群下莫所壅蔽焉曰明德也堯典曰光被四方格于上下泰誓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曰大人以繼明光于四方皆是明德之謂也而鄭氏大學註曰明德者謂顯明其至德也此未知謂明德為至德其意如何也且不宜以不字下以人君謂之否乎朱氏曰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此全體佛氏真如佛性之說者而聖教之所無也但其在以佛法流行不由心術論之則將為彼所壞焉程朱氏矯誣聖教專攻孟子以建一家之學也斯所謂尤而效之者也已伊滕氏曰謂聖人之德光輝發越至於幽隱之地遐阪之遠無所不照此或似得之然其意不敢在於人君而兼於舜之側微及

孔子之德謂之則未爲然焉雖舜及孔子也其未在君位也則不得稱之謂明德也所引之臨下之謂也非在下而光輝發越之謂也但南宮敬叔稱孔子之語左氏傳所載則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家語所記則曰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則必有明德而達者焉此亦謂有位爲人君上之可當世之德也荻生氏曰明德顯德也人君出一言行一事顯然天下之人所與耳目也此以爲人君之德者是也然必顯而不隱焉言人君之德者非也孔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食過也人皆見之改也人皆仰之然則

人君之言行吉凶得失咸不可得而蔽也故必顯而不隱謂之則吉凶得失皆可以爲明德與顯德其爲言也不全同洛誥曰公稱丕顯德予小子揚文武烈又曰惟公德明光于上下此上文以稱揚之天下焉言則取光明之義而曰公德明也下文以光于上下焉言則取顯然之義而曰顯德也下文以光于上下焉言則取光明之義而曰公德明也文侯之命曰丕顯文武克愼明德又曰成爾顯德此亦顯與明別其文義也孔傳以下顯明二字混者未審之也故今所謂明明德者猶曰月之明不爲雲霧所蔽而無所不照焉人君之德不爲讒諛

所、壅而仁澤及ニ于遠ニ之謂也大甲ニ曰視遠惟明子張問明
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ル行焉可ニ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
膚受之愬不ル行焉可ニ謂遠也已矣夫人君之德雖宜ニ明
也然生レ知則逸而不ル通ニ人情ニ坐ニ於深宮之內ニ立ニ於輿駕之安ニ而
不ル能ニ親ニ視聽ニ於臣庶ニ則或爲ニ浸潤膚受之佞邪所ニ壅蔽ニ而
其明不ル及ニ于遠ニ焉管子所ニ謂堂上遠ニ於百里ニ堂下遠ニ於千
里ニ者斯古今之通患也故人君苟欲ニ明ニ明德ニ乃宜ニ入ル擇ニ
庶官左右ニ爲急務也益稷曰吁臣哉鄰哉臣哉又曰
臣作ニ朕ニ股肱耳目咸有ニ一德ニ曰任ニ官ニ惟賢材左右惟其

人ト說命曰股肱惟ニ人良臣惟聖罔命曰后德惟臣不德惟
臣爾無ニ昵ニ于憸人ニ充ニ耳目之官ニ皆是近臣爲ニ君之耳目
而能視ニ於下ニ能聽ニ於下ニ擇ニ其臧否ニ察ニ其好惡ニ當ニ以ニ納ニ
諸君ニ之謂也故左右庶官得ニ其人ニ則使ニ君聰明左右庶官
非ニ其人ニ則使ニ君暗瞶詩曰予曰有ニ疏附ニ予曰有ニ先後ニ予曰
有ニ奔奏ニ予曰有ニ禦侮ニ此言文王之明德所ニ以光ニ于四方ニ亦
由ニ此四鄰之臣ニ也ト說ニ此ニ觀ニ之所謂明ニ明德ニ者正ニ擇ニ左右庶
官ニ而不ニ爲ニ佞邪所ニ蔽ニ也是故先王之制必建ニ設學校ニ使
群臣子弟學ニ焉而後擇ニ以備ニ庶官左右ニ則不

敢有蔽塞之患也

中庸第九

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何物而以爲至矣乎所謂中庸者生民之所以受于天而爲性之德也何以謂之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中也恒性克綏厥猷惟衷中也所謂中者謂天地之中以生夫天地爲萬物父母而氣也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夫天地爲萬物父母而萬物莫不生於天地升降之氣者焉然其天地之所賦如鳥獸草木乃受其偏氣者而人受其中氣者也故列子亦曰中

和之氣而爲人然則中者即人之所以爲性也所謂庸者謂人之常德也周書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泮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彝泮庸也庸常也常者何也五常者何也五常是也五常者何也曰父也母也兄也弟也子也其說既具於前篇夫人受中於天以生則有此五者而父當能義母當能慈子當能孝兄當能友弟當能悌乃是人之常也若夫禽獸乃受于天地以有血氣之生然無此五者之別焉然則庸者人之所以爲也故謂中庸者人而行五常之名而即是性之德也惟人固有中庸爲性之德也則其庸言庸行亦不可以不中庸也而人性

之所以受於天乃曽無一情之可見弓舉ス中為性其
及乎感物而動也則又有七情在弓焉而凡天下之物皆不能
無西端親疎遠近尊卑貧富好醜鹿纖細剛柔輕重有
如此之不均則其感物而動之情亦或偏乎兩端而其言行
失於中者鮮矣故皐陶謨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子思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皆中節謂之和是ノテ唐
虞之命曰汝允執厥中大禹謨曰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厥
商書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周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又曰非天不中惟人在上命此人心之所發雖乃有未中者ム

失其正節然而在上之人能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如舜
之為也則民不拂五常之性而好是懿德昌其所感ス發
焉亦咸得人情之和而中其正節將以不流乎兩端矣蓋人
性無古今之別衰世之人亦受於天以生聖代之人亦受於
天以生也衰世之人非生而乱也但在上之人執中以修其政教若唐虞三代之盛則天下之人舉
同ニ人情之正而五常之道行也苟失中以乱其政教若三
季之衰則天下之民多同ニ人情之邪而五常之道廢也
故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之謂民能中

庸也嗚乎中庸者天下之至德而生民之所固可能焉然唐虞之德閭勿忘而遠三代之道陵遲而久自周一失其政教至乎孔子之時在上之人無執中以爲政教則天下之人鮮能久矣況及乎孔子既沒七十子漸喪道義愈裂也諸子之流乘間而起立高遠之說唱幽邃之理各以其所見爲道各以其所得爲德作奇辯衺說以使彼罔中之民眩惑或毀聖人之道以爲僞作者也於是時乎子思特發憤撰中庸之書而明下聖人之道本天原性生民之不可須臾離

焉所以防彼異端之口也故其首言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而此三言也以余觀之與湯誥之文大相脗合也則疑本諸此焉與其曰天命之謂性不乃所謂上帝降中于下民乎其曰率性之謂道不乃所謂若有恒性乎其曰修道之謂教不乃所謂克綏厥猷乎而東漢以來說中庸者皆不能曲於經術歟多失中庸之爲物矣或以五行爲上旨或以心法爲宗然其設說也於先王之道於孔子之教亦所未嘗見焉各執己之所見以誣性與天道也則其弊猶陷乎異端哉近我

東方又有頽生一見者曰或謂中庸之書爲論語之衍義或以樂之六德有中和祇庸孝友而謂中與庸德行之名也亦皆戾矣哉夫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如孔子之意乎而至乎其設教曰雖乃有所刪定討論焉然言訓之所無而孔子有微言之乎假令無見於經典猶孔子之所稱述者乃知於先王之籍蓋嘗有之也況如既所徵焉典謨以降固有中庸之義乎且因中庸之一言而謂子思之書以爲論語之衍義者亦何憒焉乎又如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中國子以六德則所謂中與庸亦各一行之名而已今所謂中庸者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之名而非仟言一二德者也況子思據此名語皆自是綜統之名而擇一書則道之所以本矣原性者具固存乎中庸之中庸之名也凡孔子之教教先王之道也苟欲學孔子之教者乃不可以不研究先王之道乃不可以不服膺先王之書也而後世學者徒聞見雜博議論喧譁而不能服膺先王之書是以學孔子之教者亦未知其教之有本源焉苟能具末流而已則往往致如是謬妄

也故今於中庸之名亦原先王之書以明孔子之教則是人
而行五常之名而爲性之德也其應知也

三重第十

子思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非此言何謂也曰爲
人主有可慎重者三之謂也所謂三者何也曰本諸身也
徵諸庶民也考諸三王也凡爲人主誠能重此三者則於
其治天下當無過也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
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者
言人君而在上位乃其事雖善也無德以服人之徵則天

下不敢信從焉聖者而在下位乃其德雖善也無位以臨
民之尊則亦天下不敢信從焉故今王天下而慎重此三
者則兼有位德而莫天下不敢信從也故君子之道本諸
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者此正陳三重也所謂君子之道即
王天下之道也本諸身者先修爲君之德也徵諸庶民者
察其信從乎否也考諸三王者杖言三代聖王以正其道也
蓋下民之若樂唯在於君上之德與不德而君德則民樂焉
君不德則民苦焉故大禹謨曰后克艱厥一敬君臣克艱厥一敬
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孔子曰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言而

興邦乎是以聖王皆以修其身爲天下之始也皐陶謨曰
都愼厥身修思永湯誥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
有罪無以爾萬方泰誓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孔子曰修
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此皆以修其身爲天下之始
者聖王之所以同而人主之所以不可忽也故本諸身是
誠可重之一也而其君上之安危唯在於下民之服與不服
而民服則君安焉民不服則君危焉故五子之歌曰民惟
邦本本固邦寧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孔子
曰以道導之則吾豈欺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誰欺也如之何其無

畏也是以聖王皆以服民爲天下之本也皐陶謨曰天
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大甲曰后非民
罔以辟四方泰誓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孔
子曰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此皆以服民爲天下之本
者亦聖王之所以不可輕也故徵諸
庶民是誠可重之二也而其政教之得失唯在於誓古
與不誓而誓古則失焉故典謨之訓與夫若
誓古爲首周官曰唐虞誓而誓古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
爲師是以聖王皆以誓古爲天下之則也大禹謨曰無

誓之言勿聽冉詢之謀勿庸說命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周官曰不學牆面莅事惟煩君牙曰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乱在茲記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此皆稽古爲天下之則者亦聖王之所同而人主之所不可遺也故考諸三王是誠可重之三也然則重此三者固聖帝明王之大訓而王天下者實所以不可不慎重也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斯見三重之有所默契也夫天地與鬼神與百世之後無可見之跡無可聞之聲則何以知其不悖焉何以知其無疑焉何以知其非務而可貽者也然慎此三重而不繆之則有自然而爾矣何者人性者天地之所賦也故本諸身以修性之德則建諸天地而所以不悖也庶民者鬼神之主也故徵諸庶民而舉信從之則質諸鬼神而所以無疑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故考諸三王而不謬于古訓則百世以俟聖人而所以不惑也此慎所謂三重而不繆之則所以默契也若夫爲人主者將爲政教焉不法諸身則不得以不悖於

天地也不缺徵諸庶民則不得不缺無疑於鬼神也不缺考諸三王則不得不惑無疑於後聖也苟悖於天地疑於鬼神惑於聖教則將禍慶不至而招危亂矣是觀之所謂三重者其旨雖乃出於子思其義乃充在於經典而帝王治天下之道其要不過於此三也豈唯治天下之道也哉凡有邦有家之道亦其不外於此三也然則三重者蓋是孔門所傳之旨也已而後世說者多不精密乎經術苟徒文而爲臆說或以三重爲三王之禮或以爲議禮制度考文之三也或以爲德與位與時也或爲

徵與信與尊也皆無稽之說也哉只是說者不思三重之所以爲三重焉故亦不曉而不繆以下之文義皆是不精密乎經術之由也學者察之

聖道合語上編終

日本　信濃　冢田虎　學

異端第十一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猶攻木攻金之攻也書曰左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皆訓治也異之言與向相反不異則同也不同則異也端猶緒也方言曰緒秦楚或曰端一端二端四端亦猶緒也然則凡與我道不同其緒者此之曰異端也孔子更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此與今相殺之語也蓋

士農工商各有其道而農與農同一道工與工同一道商與商同一道商與農工異端工與商異端而農工商賈中亦具有同異焉金與金同一工異也金工與金石之工異也石工與石工同焉與金木之工異也其佗異同咸如是矣故士君子與士君子同道而與農工商賈異端也而士君子之中亦具有同異焉苟從聖人之訓而異其志者斯其端異者也若夫農忽於稼穡而治敗鬻之事商怠於販鬻而治稼穡之事工惰於斲削而治農商之事又旦夕工而攻金金工而攻木則是不專一於己業以害於其事故又誡之以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是故管子勿使四民雜處

士農工商各令道同者掌業而別處一以習慣於其事則不見異物而遷焉狀則士君子之道非農工商賈之道非士君子可得而謀焉農工商賈之道非士君子可得而謀焉而為士君子者或忽忘於政治之道而將攻農工商賈及衆技之異端斯皆害於我道也已書曰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唯君子欲事一

於其道故風仪慮之爲之用心堅固也故孔子曰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由又曰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是以梵遲請學稼圃則彈以爲小人也夫推欲專一於其道之謂或將攻農工巫醫及曲藝遊技之事而害於其職位者蓋不亦鮮矣孟子有言曰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此雖遊技之小數也不專

一於其技則不能得之況於君子之大道乎傍欲攻乎異端而能無害焉荀子亦有言曰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鼫鼠五技而窮夫亦謂其用心之一也而說者多失異端之解或與善道相對以爲奇異之道或以爲如諸子百家楊墨佛老此從後起謂之則如諸子百家楊墨佛老亦皆與我道不同其緒乃可謂之異端矣狀孔子之時未有若異端也且至乎老子之教寧可以今爲異端比之楊墨佛子乎孔子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於道

德之歸則吾師也而及乎其論禮則曰聞之老聃
徵之者傳記所載吾不亦多矣乎然則比之楊墨佛
子者我知其不可也而後人徒取虛無恬澹以爲
老子之道也無乃誤老子之意乎如彼大道廢而
仁義起之言則孔子亦謂之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
丘未之逮也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人不獨親
其親不獨子其子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
親各子其子此家語及戴記所載焉其文應即
見焉今不遑論之又或以爲古之方語而謂不用力

於本而治末之意亦其膚說而已或曰謂人之懷異
心者此其牽強不容辨也齊君魯君及葉公問政於
孔子孔子答之不同子貢問之曰三者之問一也而夫
子應之不同然則政在異端乎孔子辨其所以異
曰政之所欲豈同乎哉此亦同異相照以謂異其
端也而或以此異端爲多端之謂也豈有謂多爲
異者乎韓詩外傳曰辯者別乎殊類使不相害序
異端使不相悖此異端與殊類相對亦應以見焉
道不同不相爲謀之語固與今之攻乎異端其

義相發而自明白也而說者未思其相發焉至乎道不同之語亦皆作不通之解矣其辯見於余論語註及群疑考

丹商第十二

堯舜之世生民之屬莫不從服皆化其德而丹朱均生焉其子而獨不能化焉說者或疑之荀子論朱與象曰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矣堯舜者天下之英也朱象者天下之嵎一時之瑣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

哉以余思之荀卿之論未可以爲得焉蓋所謂堯舜之德所以爲化生民者以爲化生民者以爲將使生民之屬皆堯舜是則不可然也然則所謂以爲化焉者非使愚必智使不肖必賢之謂也只邪化爲正汙化爲廉不善化爲善之謂也而汙邪之人雖化以爲正廉然未可謂之賢者也智者不善之人雖化以爲善然未可謂之智者也愚賢不肖其氣質而爾氣質則雖聖人也未以爲易化也故堯舜之德所以爲化生民者非乃使生民之屬能化其氣質也雖禹皐陶稷契也亦各才質之所異

乃不可皆爲堯舜也如七十子從服于孔子亦未能化其才質柴也愚參也魯侖也辟由也唁可以見焉而丹朱之於堯商均之於舜宜上言而無明徵也則不能知其有所化否矣孟子曰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此雖曰之不肖然未可以爲凶惡也不肖之於舜禹則猶以爲不德不似父祖之種也已具此之於舜禹則猶以爲不肖若比之於凡人則未可以爲不肖也而後世學者妄以丹朱商均爲凶惡之人斯何以知之乎書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如是乃自舜禹親之以謂之也爾舜之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而敬升于二女烝烝乂不格姦之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娶于塗山辛壬癸甲以此親丹朱則雖乃曰慢遊傲虐朋淫亦當非如化人之所爲也親之乃所謂慢遊傲虐朋淫亦當非如化人之所爲也管子曰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發蒙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教之在堯也所謂教者謂丹朱也房玄齡註曰教在堯時雖凡下材但之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動而履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段罪爲明故

賓虞朝讓德羣后然則管仲之時其所傳猶此矣丹朱亦能爲德所化也虞書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此言丹朱在舜之朝而能處賓位與諸侯助祭又德推讓明矣其爲德所化也而周語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加於丹朱如此內史過之言乃不經之甚最不可信也余故謂商卿泥堯舜不能教化之說以爲朱象之罪而謂嚚瓚者亦未可以爲得焉又楚語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艾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如此士亹之言亦對五王之德雖以謂之姦子然丹朱既有所化焉

大甲亦克終允德至乎管蔡亦其初不可必爲不善人也若其初必爲不善人也則周公不當使之監于殷也斯以其初非敢不善而使之監于殷則其叛周者斯必爲祿父所惑也然則雖舜之子也當亦知有爲德所化也何以知之書曰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此其父瞽瞍之頑猶爲其至能所化則亦終信順之況於其子乎以是觀之堯舜之子其質雖不肖也猶能爲能所化矣則皆不爲

惡之人也雖乃不爲凶惡之人也然其質固不可矣爲
聖賢也則比之於舜禹其質性相去遠矣是以堯
禪諸舜舜禪諸禹而其子皆不得繼而已如王莽
曰丹朱憝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爲戒者皆論之
不足也又旦雖唐虞之世也爲天子者親撫其子於膝
下而教育之者乃不可有之也將必有師保在焉而謂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則當見鮮其人焉是以堯舜
之德可能化不肖之子亦止不使之爲凶惡而已其又
有師保在焉而砥礪之以臨嗇悔之乃使思能智

使不肖能賢亦將庶幾焉哉而唐虞之時既有典
樂司徒之在焉然是未事任於師保之職內有百揆
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然是皆政治之官也已矣見受
立三公也從夏商以來乃先選三公之任以此能教
育其爲君也則伊尹之於大甲周召之於成王皆能
使之爲明君也若夫無伊尹周召以師保之則湯亦不
能自教育大甲乎武王亦不能自教育成王乎又是
謂之堯舜之德雖能化不肖之子然不能使之賢明
者乃不亦宜矣乎然則後世爲人主者不可不必

以選師保爲先務也

三仁第十三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又別之以首言非孔子之言殷有三仁焉此又別之以首言非孔子之言是纂輯者特記此三仁之語而先示所謂三仁者爲此三子而并録其行迹也爾而說者就此之行迹直欲解三仁之所以爲仁然皆固失仁之爲物則亦各具體說也已何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此解不通也聖人所謂仁者愛人者苟有憎於人則不可得行仁也故曰仁者愛人耳斯非謂愛人即仁也論語所載録顔淵仲弓以下問仁者衆焉然孔子之對各因其人而異其方未必以愛爲仁唯對樊遲以愛人耳且如三子之行何處見愛人之事其意則在憂亂寧民然未成寧民之功去之爲之奴如何寧民之事哉朱氏曰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近世或曰三子皆忠君憂國不爲身嫌故皆謂之仁至誠而不僞至正而不偏皆自慈愛惻怛之心而

發此亦不異於朱氏皆是聖教之所無言而以仁爲愛之理心之德則固朱氏之家學不更容其論言又如以其忠君憂國爲仁則何唯殷之三仁而已乎如令尹子文之爲言聖人謂之以爲忠矣然未以爲仁也他或有問諸賢之仁否聖人未見其功而許其仁者則無言矣凡聖人曰以爲仁未嘗有取於慈愛惻怛之心者也苟取於其心以爲之仁乃召忽之死于子糾可謂出於惻怛之心矣管仲不死而相桓公乃可謂失於惻怛也而孔子謂管仲之功以爲如仁謂召忽之死以爲

爲匹夫之諒何也若以慈愛惻怛爲仁宜莫如子產言孔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又曰右之遺愛也又曰惠人也又曰於民爲惠主然猶曰愛而不能教也則或以爲不仁也傳曰人謂子產不仁然則取於慈愛惻怛以論仁者無乃齟齬於聖教乎或曰北宮之死必在微子箕子之後也其所諫必在用微子箕子之言而先是微子箕子亦必告紂以保宗社安天下之事耳夫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謂之仁有安天下之功而無安天下

之心莫有此事焉如三子者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雖無安天下之心而有安天下之功者也若夫安天下故謂之仁此亦窃前人之說也假令三子與有安天下之心而諫爭之忤紂紂果不從其言則終無安天下之功使紂從其言則足以安天下之功使紂從其言則足以治安之事諫其君者不可枚舉焉皆是使歷世以治安之事諫其君者不可枚舉焉皆是使其君從其言則并各足以安其國家也雖足以安其國家之言也其君終不聽用而無其功者寧可與舉

稱之仁也哉如泄冶之於衛侯鮑牽之於齊君雖以諫殺身聖人之所以不取焉豈及乎如子魚與子胥雖乃曰之忠直也未曾曰之仁也只是何氏以下各固失仁之為物則皆具體說而已今將知三仁之所以為仁也宜原書傳以考之也尚書微子篇箕子比干謂微子曰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此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而箕子大師比干孤卿皆宗室大臣其義不可以去焉故言商今有災滅

我赴受其敗亡商如其滅亡我寧死于社稷而無所爲
他之臣僕也又微子王子紂之庶兄其義不可與紂亡而絶
世系可去以存宗祀也故言王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
家宗廟乃顛隮無祭主也惟各自靖安於其義之所當
然或去或不去人自爲志凡所謂仁者蓋義以豐功者也今三子相謀而去與不去
焉皆蓋義以豐功於宗社者也夫箕子比干能使微
子去焉故能爲三恪於周而永世不墜其宗祀矣豈
亦不三子之功乎故稱之曰三仁也微子之命曰殷王元

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
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此微子雖受之命可謂實
三子之功也矣又武成曰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此箕
子爲囚奴者蓋亦以諫見罪而已而漢魏之說或謂箕
子見比干諫而死佯狂而去者經傳所不見正當必是好
事者爲之也泰誓曰囚奴正士孔傳曰箕子正諫而以爲
囚奴亦可以見焉而箕子又能爲武王陳洪範史記
載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
箕子既言我固爲臣僕故武王亦遂其志也孔子又

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矣而比等經傳觀之三子之行迹咸與武周旋而獻身於宗廟社稷也凡聖人所謂仁者皆以義爲規矩也而後儒多不審於經術乃不明其義如何苟附會於己之所見則其曰巧而已後世士君子事君者將臨大節而或死或生或去或不去皆準乎殷之三仁而當以義之所在焉耳

泰伯第十四

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

得而稱焉泰伯周大王長子也次子仲雍次子季歷蓋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而季歷賢又生文王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焉大王遂欲立季歷以傳昌而朱有命大王乃托大伯因與仲雍適吳越採藥大王歿而不返於是季歷立傳國至文王大伯遂有民衆而君于吳也而此泰伯之三讓古今爲說者各不得其義或曰泰伯以天下三讓王季其讓隱也或曰三讓謂固遜也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或曰三讓終遜也此等說皆不可取焉明言曰三以

天下ノ讓ト豈可無三之數乎曰三省我身季子文子三思而
容三復白圭ノ禮之三讓三獻皆實有其數未見
謂ニ固終ヲ爲ニ三ト者ヲ也且諸侯長子去ニ其國位ヲ而其ノ季子立ツ
則遜讓之顯著者也何以爲ニ隱微ト皆是不得ニ至德
之所ヲ以ヲ爲ニ至德ト也又或曰大王歿而不返季子歷ニ爲ニ喪
主ト一讓也季子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
髮文身三讓也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說之不通耶已
爲ニ長子ト而不主ニ父喪ニ赴之而不奔父喪ニ身生ニ于中夏
而爲ニ蠻俗ト可謂ニ咸非禮非義ト也讓者爲ニ禮之實ト故

曰禮讓寧稱非禮ノ以ヲ爲ニ讓哉且傳曰太伯端委以治周
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ヲ爲ニ飾然則斷髮文身固
非太伯之所ニ爲也仲雍效ニ吳俗ニ權ニ時ノ制ニ宜ヲ所以ヲ居ニ災ト
害ヲ也而近世或取ニ此說ヲ者何也或曰大王病說采藥
出生事之不以禮一讓也大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死
葬之不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ト使季子歷止主喪ノ祭
祀祭之不以禮三讓也此又是ニ於前說ヲ矣不事生不事
喪不與祭祭可謂不孝之至ヲ矣當仁不讓師豈以事
父之道一讓第乎後儒之孟浪一何至ニ于茲ニ矣乎或

曰太伯三讓之所爲季歷文武三人而王道成是三人
天下讓也此說亦不通矣既讓季歷則是當傳文
王者其勢然也斯不可變以爲一讓也且當時武王
未生其讓豈蒙未生者乎若謂三人而王道成則是三
人而一讓天下也何得分以爲三焉是以謂之泰伯之三
讓古今爲說者各不得其旨我也皆是不思至德之所
以爲至德也今因以按之凡聖言稱至德者必不缺父
子兄弟君臣之道而能盡得之者也孝經至德要道
大學至善表記至道比自是孝弟之稱也已能孝於友

能忠推以達之天下乃所謂至德也先王之所以爲明
德者亦惟以此也假令有一益於天下之事苟不孝不
友者不得稱以爲至德也所謂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亦
其三分天下有其二文武承繼以服事殷則是不缺父
子君臣之道故而爾說者或以周之至德唯繫文王非也
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豈外於武王乎其解伊藤氏得之
故舍父子兄弟君臣之道雖乃有美德焉未得稱以爲
至矣而今泰伯之所以可謂至德者謂其三以天下讓也
然則所謂三讓將必有稱至者在焉因要發一意以作

之解書曰大王肇基王迹詩曰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此乃大王始割商者明矣傳曰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又曰吳太伯不亦可乎此乃太伯不從父太王之志逃而適吳越者亦明白也矣由此觀之是時雖商道寖衰也然未及乎紂之昏亂天下猶商之天下也故泰伯之意不忍敢從父之志也其苟從父之志而割絶商則泰伯當有天下也而不為之是以天下讓殷君讓也然又不敢爭止父之志亦不敢助商而身逃斷髮

前

若泰伯強爭止之乃大王不得翦商太伯逃之是以大王得遂其志是以天下讓父二讓也父殁而不返孫國位季歷使之繼父之志焉故王季能勤王家是以天下讓第三讓也是時雖天下未周之天下而泰伯若潤色於大王之志廼天下豈殷之天下哉而不自欲之則使欲奄繼之此讓實數一天下者也斯忠以讓君孝以讓父友以讓弟兼得君臣父子兄弟之道而終有益於天下故以此三讓稱焉為至德不亦宜乎然猶或將謂不養父疾不奔其喪無乃不孝乎曰此聖人所謂知權

命者與若將從父之命則自敢乎殺斯不快于意雖然不從父之命而強逆其志亦不快于意將從之也則不忍剪殺矣將不從也則父志不可止矣是故身遠去焉逃此二不快而遂其二義此所謂知權命者與而其之荊蠻以讓國位乎歷乃民具所與知焉然是其讓實公天下讓君父與爭者而所以爲至德乃民無得而稱焉故孔子謂其三以天下讓以發其爲至德而已

夷齊第十五

子貢問孔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孔子又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不克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又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又曰以仁者爲必信也伯夷叔齊不食餓死于首陽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又以爲逸民史記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今曰夷齊之事司馬遷之所傳雖乃如此也然經傳無所見焉則其出處不詳也但以孔子之數言而參考之不降

其志不辱其身則其爲人也能避惡俗者也然又不克不忍不念舊惡則其所避之惡俗若有改之乃不敢念其舊銖銖接之者也又稱求仁而得仁則具餓死于首陽蓋亦殺身以成仁者也又謂之逸民則二子終不得其位者也此則於孔子之言庶幾知者也已而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又曰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又屢稱伯夷惡惡之事且以爲聖人也此以孔子之數言見之夷齊二子其行全同而自並稱之也而孟子不取叔齊而唯稱伯夷

者何也至其以爲聖人也則孔子曰之賢人也亦以謂逸民乃其稱之不當也且孟子每並稱伯夷太公與辟紂居海濱而歸文王所載焉事迹昭然而六韜所謂文王田於渭陽率見太公坐茅以漁勞而問之乃載與歸立爲師今六韜之書雖出學者不信用之亦是古未相傳之說而爾如其曰居東海之濱乃無他所見焉因是察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濱亦遠於孔子之夷齊並稱焉則未可信也而後世說者於夷齊之事多依孟子以爲斷者我未知

其是也然則其所以餓死于首陽且求仁而得仁者其義如何曰此其詳不可得而知也孔安國則謂讓國遠去終餓死于首陽司馬遷則謂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孰是而孰非然司馬遷非聖門之流其作史記三代以上之事乃雜記傳會之妄說者不亦鮮乎也孔安國則聖人之子孫而其註論語今存於何晏集解者唯安國之說鮮可疑者矣然則學孔子者宜舍司馬遷而取孔安國也其非唯然而已夷齊實辭商之臣而歸周之德

乃何爲諫武王之伐焉若以商周革命爲非也則固不可辭商亦不可歸周也書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詩曰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孔子曰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此伐商之事非一朝之故也胚胎于大王發泄于武王夷齊而不知之乎何爲遽諫武王且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周既受命則首陽是誰之土也此非蠻夷之地是中夏之山也乎子貢曰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

其君者不履其土故孔子道不行則欲乘桴浮于海又欲居于九夷夷齊之廉寧不食其粟而處其土乎以是觀之彼諫伐之說斯必司馬遷之妄也已而至其謂兄弟遜國斯於義可有之則非當疑之事也且子貢固衛君父子爭國問二子之為人欲以覘孔子之意則其有讓國之事自應知也然則孔安國曰讓國遠去終餓死于首陽蓋是孔門相傳之說也而孔門之教以讓為貴如泰伯三讓是也故孔子之數言夷齊兄弟相讓而行迹不異焉每夷齊同並稱也又且謂夷齊之事則屢曰怨者

何也蓋聖賢之道志在治民而已故必當處于世為經濟之用也而其不處于亟或隱于深山荒野者以凡人視之乃似有怨心乎亟者矣然君子知命是故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又曰不怨天不尤人易曰不見是而無悶而夷齊之行雖兄弟以讓而去也然於治民之功也若乃無其顯然焉終餓死于首陽之下則自凡人視之則以為深怨乎世者也而二子之心曾不以此為怨反以為求仁而得仁者斯凡人之所以不知而唯孔子之所知焉猶泰伯之三讓民無得而稱焉唯孔子謂其為至德

也然則其所以爲求仁而得仁者何也曰二子之操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避不善者斯其求仁也孔子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而其兄弟相讓以至乎餓死者斯其得仁也記曰一家讓一國興讓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然叔齊受父命有兄而不讓則是不弟縱伯夷爲兄有父命而不讓則是不孝夷齊一相讓而民稱其德民稱其德而能達孝子弟於天下可謂仁莫大焉且謂其有中子而國人立之則亦無隆宗社之憂而終達其志矣餓死亦何怨

焉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謂若二子乎子貢以此設問而孔子之於衛輒與不與如何者固以其兄弟相讓而況父子相爭也已而孔子之意謂縱至餓死有其如夷齊乃不敢怨焉則天下果莫用孔子者然不與如衛輒者也必矣子貢悟之故曰夫子不爲也後儒未發此義各作規避之說皆是不篤於道也

孟子第十六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適衛主顏濁鄒家顏讎由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

乎景公又曰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常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蹌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窮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此史記之說原出於墨翟虛誕而司馬遷不深考其事實猥屬之孔子世家者何為哉如何陳若妄言晏子之於孔子固非不相逆者也

彼皆黑生子之虛誕也矣今明舉二三事以雪其冤焉

齊景公未適舍于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悅此豈用爲家臣以通乎景公哉又孔子見景公公悅焉請置稻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而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亦甚矣此寧謂由晏子之沮以辭其田焉哉又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無川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慊弟也其人尚爲

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爲貴則具師亦不賤矣又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霸王諸侯晏子對曰君欲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臣聞仲尼居處恪倦廉隅不正則季焉意憲侍気攣而拔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則顔回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隊下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如此則晏子之於孔子固所以稱譽也何爲其毀沮之有焉又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産晏子可爲至矣敢問二大夫所自爲夫子

之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産於民爲惠主於学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於行爲恭敬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又晏子使魯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與之論禮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曰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又曰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之於晏子亦固所以稱譽也晏子苟毀儒之人也則如何如此相稱譽焉但晏子太儉一狐裘三十年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孔子論其失於儉者乃適有所之斯不誰晏子而已凡於當時

賢者指示其所短焉爲學者鑒誡斯所謂相觀而善之謂摩也又晏子父桓子卒晏子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孫辭以避咎義也夫如此則晏子非不欲崇喪遂哀也此皆左傳論語家語孔叢子及晏子之書所記載焉明著者也晏子與孔子所以相善焉其人之行迹未有異於道也但至晏子春秋外篇乃有頗可疑者斯如劉向序文云必是後世

辯士之所爲而亦爲墨子所眩者也而司馬遷取於墨子虛誕猥屬之孔子豈家者何爲其卤莽也且至乎墨子之妄矣乃孔鮒詰之者可謂明白也其篇應以見焉而朱熹氏取於史記以爲論語序說而言晏與安不同公惑之斯不唯瀆於孔子非亦寃於晏子乎朱氏之徒動則以史記爲徵而疑左傳家語之屬史記何等之書而以爲徵乎左傳家語何等之書而以爲疑乎夫史記者其記秦漢之事乃事實固當詳也其自戰國以上至乎五帝乃據六經論語家語左傳國語世

本戰國策及管晏等之書又撫孟荀及楊墨申韓
諸子之書以錯綜纂述焉則甚多疏略亦頗有傳會
且其論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斯乃司馬遷之學
不篤信儒術也而朱氏之徒動以史記爲徵而疑
左傳家語之屬辟言之猶嫌田野嘉穀而哺凶卉腐
米豈不過甚矣哉至乎如伊藤氏亦謂晏嬰之賢
而不知孔子荀子之學而不知子思孟子斯其宿
酒之未醒也故雖於吏齊之事既已謂之也今因晏
子之事而復示學者以史記之宜有用舍也已我黨

之學者苟欲知聖賢之大經乃遡洄於孟荀以上而
不遡遊於孟荀以下則庶幾乎無差跌矣哉

管仲第十七

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說者或曰言其器量小也此不然
也凡器之爲言君子不器汝器也曰何器也之類皆
喻所用之器物也今之語意非指管仲以爲器物之
謂也謂其人所用之器物也或曰器小言其不知聖
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摸卑狹不能正身
修德以致王於王道或曰謂管仲所執之具甚小不

濟用也又曰管仲之相濟專尚霸術功利是務不
能致王於王道此等之說皆非也各似不讀管子之
書者矣且子路子貢疑管仲之說皆爲孔子所呵者也
鼻狹不濟用乎如此等之說皆爲孔子所呵者也
且其謂不能致王於王道者其意將欲使管仲唯
行王道於齊國乎將欲使管仲以齊侯王中天下乎
若將欲使之唯行王道於齊國也則亦唯爲霸者
而已未可以爲王者也若將欲使之以齊侯王天

下也斯司馬遷劉向之徒雖與所共論焉以余察之舉
以有失於義矣司馬遷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
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乃稱霸哉劉向
曰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幷措不用桓公用管仲則
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至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
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至王也近世又有爲說者曰孔子
無尺土之有亦異於湯與武焉使孔子見用於世邪
唯有管仲之事已然其時距文武五百年正天命當革
之秋也使孔子居管仲之位則何止是哉故孔子與其

仁而小其器蓋惜之也此全依附乎劉向而復倣乎孟子五百年必王者起之辭者也然余察之劉向司馬遷之徒雖與所共論焉舉ス有失於義矣何者若使孔子處管仲之地乃將使齊侯王天下ニス華天命焉乎如然則齊侯如周王何哉天亦如周王何哉伊尹呂望之所ス助湯武者乃當桀紂之時ニス民墜塗炭故皆使其聖主以王而誅濟天下也然是亦非敢ス湯武之德亦非敢ス伊呂之力也ス天補民懷也而當春秋之時雖周道衰微也然邈靡既沒而東遷之後天

子未有天疎民背之意也齊侯未有天補民懷之善也苟非由天命與民心而由何乎滅周王而王齊侯焉斯余之所ス為失於義矣而且聖人之意外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ス此觀之若使孔子處管仲之地則使其主匡翼東周之王而能中興文武之道焉乎杜元凱論春秋制作之意曰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此實聖人之本意也爾然則所以為器小者何也所謂器者謂其所用之道術也傳曰親有禮

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記曰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是也而孔子之所以爲器用則德禮政刑而已故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因此見之先德禮而後政刑使民有恥且格乃可謂其器大者矣先政刑而後德禮使民免而無恥乃可謂其器小者也傳曰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而管仲之所以相桓公在於專用政刑而不在於必用德禮其所以制焉雖乃首牧民而以禮義廉恥爲四維然未能使其君有禮義廉恥亦未能自行禮義廉則四維不爲四維故雖有九合一匡之功甚是不出於其德義而皆出於其才諮則猶不能沒桓公之身至平死而不葬焉斯聖人之所以小焉則器小也雖然猶或謂之孔子不言器小之所以小焉則未可爲定說也曰孔子非不言焉或問之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又問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又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

爲上此僭上而不倫則其人不尚德禮也應知也矣斯其言器小之所以小也然則又何稱管仲以爲仁者也曰未有直稱其人以爲仁者上也仁者必以恭儉爲德奢而不知禮何以稱仁者乎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所謂如其仁者言使桓公能成此功乃如管仲之仁也此論其功則雖比之曰如仁然謂其爲人則未可以爲仁者也而說者以如其仁作誰如管仲之仁乎之解皆强文義也上無誰何字下無

乎哉字文勢亦不可得如此讀焉子貢又疑其非仁者則亦稱其盛功以答之子路又數管仲行事以疑其非仁者則亦論其立功名曰未可非也皆是稱其成功而不稱其爲人也雖不稱其爲人然至乎其成功則春秋二百四十年未嘗有若管仲者也但君子自無其功而不可毀有其功者故抑子路子貢非論之而稱揚其功也已孔子嘗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因此謂之則若管仲者斯利仁之智者而

與仁同功者與雖與仁同功而未可曰之仁者也惟自
聖人見之則驩不浹其力稱其德也苟無其德可稱
焉則雖具功力可見焉民免而無恥耳孟子曰以力假
仁者霸雖有管仲之才苟無齊國之力又安得
成霸功乎故有才力以制政刑焉不有德禮以固國
家則其器之所以爲小也

湯武第十八

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
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
也此孟子之對簡而不盡言則未能使人無疑焉苟賊
仁義之天子歷代雖亦有之也諸侯皆未得敢誅之
也其未得敢誅之者天子雖殘賊也諸侯雖仁義也天
子與諸侯以乃有君臣之名也是以後世學者猶或惑
於湯武之事而又泥於司馬遷之附會以湯武爲非
聖人者有焉嗚呼亦太甚矣哉司馬遷作伯夷傳曰
西伯善養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

爲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此全好事之作說而不一契合乎經傳以此爲伯夷傳亦司馬遷之妄也矣其辯既具於前篇然則彼惑於湯武之事者乃如之何曰湯武之放伐何所惑之有焉蓋尊卑貴賤廢興存亡無其常者固中夏開闢以來所同然也何獨惑於湯武焉易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於是乎家語及大載禮見之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克之次顓頊次帝嚳次堯舜也又以太皞炎帝

黃帝少皞顓頊五帝爲轉相承焉又司馬遷作五帝本紀云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焉而諸侯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黃帝生二子其一曰玄囂其二曰昌意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生子曰窮蟬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帝嚳生二子一曰摯

放勳立是爲帝堯又司馬貞補三皇本紀以庖犧女
媧神農爲三皇其他謂三皇五帝者異說太多矣然
史記之屬不知皆本據何謂之但及乎孔子定百篇
之書而三墳五典泯逸則堯舜以前帝王之統紀無
由得其明徵焉斯其統紀雖乃無明徵焉然以繫
辭以降觀之中夏開闢以來至乎唐虞其王天
下者未必以世系或以戰取焉廢興
存亡無其常者固所以同然也帝王世紀曰堯爲唐
侯在位九年唐侯德盛諸侯歸之唐侯自知有天命

乃受帝禪雖此亦不可定徵焉然大禹謨曰照之益曰
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
四海爲天下君此言因有其德以爲天所眷命而
爲天下君則堯亦固非世嗣庶知也矣又舜禹之爲
君也皆雖以德受帝禪然啟元子之丹朱商均以
臣代君者亦唯非以天下與民心乎然則何獨惑於湯
武焉商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之懷于有
仁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此帝王之統皆以天命與民心而未必以世系也而天命

民心興是無常則廢興存亡亦皆無常也廢興存亡
無常則以君亦無常為臣亦無常也能得為君之道
則是天輔之是民懷之若喪為君之道則是天疎之
是民背之及乎天輔民懷焉則雖為君者而天下不君之
及乎天疎民背焉則雖為君者而天下不君之天下不
君之則安有君名焉天下君之則安無君名焉商
書曰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
之民室家相慶曰后來其蘇周書曰華夏蠻
貊罔不率俾咸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此華夏夷狄歸之而天下君
之則湯武安無君名矣桀紂安有君名焉華夏夷狄去之而天下不君
之則桀紂安有君名焉桀紂既無君名矣湯武既有
君名者則興廢興存亡固無常矣何獨惑於湯武焉泰
誓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
威乃汝世讎孔子曰夫通達之屬皆人也以道道之則
吾畜也不以道道之則吾讎也無君名者可以見矣
苟卿曰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其論亦是

也商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此非慙於諸
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此非慙於其不
可慙焉故仲虺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乱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
王勇智表正萬邦因此見之武王之於紂亦一揆也
已又曰上有如堯者而下有如桀者則天下順其上而
與屬其下保合以傳下有如桀
紂者而下有如湯武者則天下逆其上而特歸其
下割絶以革天命離下兌上是也若使舜爲諸侯

而使桀紂處堯位則固爲舜所放伐三苗昏迷反
道敗德舜命討之其武事從而應知矣若使湯
武爲側微而使堯在桀紂位則亦徵用湯武湯
武之德美天輔民歸焉其升聞從而應知矣況中夏
開闢以來廢興存亡皆無常矣唯天命與民心而
已必以世系乎如我東方開闢以來世系御天下
復未嘗有天疎民背之上也未嘗有天疎民背之
上則或有天親民懷之下在焉然未嘗得革天命也
而我東方學者或以我固循之情論彼變革之迹

者辟言之猶以方木掩方圓口也

王霸第十九

王與霸何也曰王之爲言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之稱也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是也霸之爲言把也把持王者之政教之名也傳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役王命是也王霸之別亦可以見焉曰王霸之所以別焉曰在時而不在道時有道也則天子能爲天下之王時無道也則諸侯或爲列國之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此自諸侯出則

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此自諸侯出則名之以爲霸者自天子出則稱之以爲王者雖王者也雖霸者也所出則禮樂征伐而已及乎禹之道衰也乃昆吾霸于夏及乎湯之道衰也乃大彭豕韋霸于商及乎文武之道衰也乃齊桓晉文霸于周五伯之霸也皆勤而撫循諸侯役事王命惟以四王之道衰而時勢不得不然也厲王流于彘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而周室始微弱於此時乎齊桓晉文相繼帥諸侯以尊周室而攘夷狄一匡天下是以中國之人不爲被

髮左衽矣若當時無桓文之霸則周室殆將滅絶矣而
又宋襄秦穆楚莊代起霸于中國從晉文定襄王而
終乎春秋八主百五十年猶能存周室也而後復無
能爲霸者則周室蔑焉而天下爲戰國至於顯王之
時諸侯皆僭稱王其及乎復無能爲霸者也迺說之
徒輿焉唱仁義道德以欲使當時諸侯成湯武之業者
則誣之以爲王道務法術功利以欲使當時諸侯爲五
伯之事者則誣之以爲霸道然道豈有王霸之別乎
傳曰親有禮周重固閒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管
子曰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論
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無苟於民待之以忠
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記曰義與信和與仁
霸王之器也此所謂霸王者皆謂霸與王也然則霸與王
其所以爲道則同也矣而秦漢以後或至乎謂霸者
以爲霸王若曰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斯古之所無也
經傳凡稱霸王者比白謂霸與王也惟王霸之所以分者
在時而不在道也而從孟軻荀卿之說立焉學者嘗然
設王霸之辯將以尊王黜霸然是不慮時勢也當

戰國時天下爻分而縱橫之說起焉無一王可歸焉則
孟軻荀卿之徒欲使齊秦君成湯武之業定天下焉
於是乎專唱道德仁義而排法術功利職立王霸之
說以抗衡於當時然湯武之業寧一朝一夕之故也哉縱
使齊秦君俄行仁義道德夫焉能如桀紂之天下歸
於湯武惟時勢之所不能也孔子相魯政化大行齊人
患其將霸以女樂遺魯君終毀其政此君非其君也
則聖人猶不能爲焉焉而況孟荀之徒乎而推其排法術功
利以至于卑五伯豈申商孫吳之類也哉齊宣

王問曰孰問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
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荀子曰仲尼之門人
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矣孟荀之誣焉乎孟荀
子貢疑管仲則孔子殷稱其九合一匡之功又齊景
公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答曰其國雖
小其志大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
無私而令不偷首技五殺爵之大夫與語三日而授之
以政施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其稱之也如是矣何爲其
謂不稱五伯乎五伯寧可卑乎文武之道衰而王室

不震也則諸侯有爲霸者焉乃時勢之所以然也此謂之王霸之所以別焉焉在時而不在道也天下無道則制令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制令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則霸自天子出則王斯時勢之所以然也何爲尊王而卑霸但以聖人見之則如管仲之器專用政刑而不用德禮斯其所以爲小也已雖然專用德禮者非謂之霸專用政刑者非謂之霸專用德禮者則雖專用政刑亦是王也霸者則雖專用德禮亦唯霸也政刑德禮皆先王之道也豈唯以德禮爲王道而以政刑爲霸道乎孔子

之相魯固先德禮而後政刑而魯將霸亦可以見焉

道本無王霸之別也而後世學者謂道德仁義以爲王道謂法術功利以爲霸道而將必尊王而卑霸者皆出于戰國議論而聖人之所未嘗言也近世荻生氏者亦論王霸之雜謂其所以異者時與位耳其論又有可取者也

武備第二十

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後世儒家者流乃不思文事中必有武備焉兵家者流乃不

慮武事中必有文備焉各以爲文則文武則武而未必爲相備焉廼是不察其本之由也蓋天地之道乾健坤順陰陽剛柔未固文武自備焉傳曰天事武地事文又曰春夏和育之氣是其文也秋冬肅殺之氣是其武也而春夏和育之氣不備焉則秋冬肅殺之氣迷錯焉秋冬肅殺之氣不備焉則春夏和育之氣伏焉是故月令春夏則陳文教秋冬則布武政若失其時令則殃災時至焉斯天地之道必則天地之健順而威德相兼賞

罰相設寬猛相濟也所謂威即武德即文賞即文罰即武寬即文猛即武虞書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此武以定禍亂文以敷治安堯德如是矣文三苗弗率舜命禹討之斯舜禹之武也啓與有扈戰于甘將征之義和斯叛夏啓仲康之武也湯放桀武王誅紂其武不竢言焉高宗伐鬼方文王征昆夷獫狁伐于黎與密之屬周公征三監淮夷成王自征奄命魯侯伐徐夷此皆帝王之道舉所以爲大訓也而王者之德以周爲盛也周之所以爲盛乃以文王之文與武王之武也

書曰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然則周之所以能保八百年之祚者斯以文王之文謨與武王之武烈也而文王雖之稱文非亦曰未武也武王雖之稱武非亦曰未文也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此文王之武也又曰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此武王之文也且二王之所以文武相備焉者於經傳繄然則不須具論也但文王以文成武王以武成則其功德所成而謚之也已今夫兵家之所以爲祖者非太公乎而太公是何

人也周之大師而二王之德非亦依賴之乎是以周之爲王雖郁郁乎文盛也然而世亦不遺武備焉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康王之詰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此成康以下世亦不遺武備也又洪範八政八曰師此天下大法固有簡練師也在于周易地中有水師亡出師之要也他卦又多示用師之利不利又雖晏平之世也未嘗缺司馬軍政是故子貢問政孔子曰足食足兵使民信之而

後世儒家者流乃不思文事中必有武備焉或不解
顓孫之志以爲當必鑄劒戟爲農器者乃皆不知其
備也故當其論聖人用兵之道則幾致溝瀆而已陳盛子
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
之左氏傳記此事曰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公曰魯爲
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
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氏駁此
傳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
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
討之太甚矣哉其泥於義也其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
率與國以討之寧當哀公之時魯之所以不可能焉哉
當時五伯既沒矣王室衰而諸侯無霸焉雖上告天
子天子得制命乎欲下告方伯誰是爲方伯乎欲率
與國孰國與魯唯以魯之衆加齊之半而可伐之誠
將當然之策也如程氏者徒泥於義而不慮時勢也
又且軍旅之事雖聖人不先度其力者固其道也春秋
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此武王之討紂也先度其力
而德而義也若以程氏見之則謂武王之舉亦以力

不以義乎孔子雖既致仕猶三日齋而請伐之者其於重義乎默而應知矣其雖固重義也然未謀事之成不而可遽舉兵乎胡氏亦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宋儒憒狠如何至乎茲焉如此乃可謂畏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苟用兵之術雖德義則足矣然臨乎其舉事不計力之多寡不察人之信偽輕而無備乃所以取敗也武王之討紂也順天應人而雖下爲天下除害之義也猶曷加諸

侯之心度力之強弱巡師而誓者再三然猶恐其不克曷故泰誓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斯此謂之孔子伐齊之舉先度齊魯之力乃非唯在人數之衆寡而在人心之離合也人心離乖則雖衆也力弱人心合同則雖寡也力強故泰誓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然則先度其力而後比其德義斯用兵之本統也而深唯慕之謀察變動之機次之

若夫城壘之固卒伍之列兵革之備斯其末務也故用兵之極天道地利人事之三而又以人和爲本者古昔戰法之要也因是謂之雖後世也或當論武事則可必先度人力之和與德義也而其和與德義是不勘文備乎而後立兵家者流乃不慮武事中必有文備焉儒家者流乃不思文事中必有武備焉苟無武備則文事不達無文備則武事不成文武必相備焉猶手足右右相濟也但當處平常則主文而備武若臨危亂則主武而備文也夫士君子之志適有天命在焉而將

六鄉帥之諸侯三軍三鄉帥之然則爲士君子者平常則宜爲鄉相者也而古天子六軍帥以主武事也季孫氏謂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孔子惡乎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帥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凡聖人之道必則於天地乃自堯舜至孔子威德相兼賞罰討相設寬猛相濟行文武必相備焉者舉

如是矣余雖未審兵家之事然及平旦夕於聖
人之道則亦知其文武必相備焉故聊雜具武備
而已若夫金鼓之進退旗旌之正奇行陳之踈密
攻伐之緩急亦尋春秋以来戰戈之迹以鑒察其
利敗則應略知也矣

聖道合語下編終

豈文化元甲子年
春三月日於
東都神田山峰随意精舍
釋言朴随意書焉

奮摩他菴

大峯先生著

天明八年戊申上木